

著英伯周

心印

潘序

1924



緣歟

一

「翻盡全部字典，我心中所最可惡的，只有一個緣字。有人問我爲什麼？一時我自己也不能澈底知道我爲什麼要可惡這個緣字。

但是設使有人在我的身旁，說甚麼姻緣呀，人緣呀，那麼，我的兩腳就不聽我心意的命令，急急地跑了開去，還懊悔已經太遲似的。

我自知我這惡劣的脾氣，是要改革了他纔好。可是我深心中不答應，因爲我有一種怪僻的心理，我想：一個人生在世上，總有一樣性情的；他爲人好，這是他底用情好，可是人們却說他是人緣好；朋友和我知己，這是他底性情和我性情相合的結果，可是人們却要說我們是天緣。推而至於兩性間的戀愛：若是歐洲化的，明明是由性

情契合而達於戀愛的，人們却說他是姻緣；若是舊式的，那是更糊塗了，他們會面也沒有會面，就說他們是緣了。據人們說緣字的意義，好像是前生結下來的果；我相信一個人是沒有什麼前生和來世的。可憐的愚人呀！你們受那一個的毒，妄說這種虛無的話？我從前雖是惡他的，可是我還有些疑惑；我現在是澈底了解了。人們不信，我就把我的一起事實，來做證據罷。」

二

在一千九百二十三年二月十日，影君接到他家中寄來的一封信，是他母親寫給他的，中有幾句話：

「你的婚事，現在是依你辦下去，已經在昨日退換婚書了……」

他看了這句以後，神經上受着很重大的刺激，他就順手在書堆中尋出十餘張信箋來，他本想寫回信給他母親的，可是他的神經昏亂了，不知不覺的寫下了下邊的幾段話：

『在去年的二月裏，我陪伴二姊到香港去遊歷；因爲姊丈在香港辦新事業，有信給我們，說是香港的風景很好，氣候也好，叫我們去盤桓幾月。我接了他的信，在一星期後，就和姊姊起程了。可是鄉間謠傳，說是姊丈叫我去辦事的，月薪約有……可笑的人們，祇知崇拜金錢，這是所最可惡的；其實他們大約還不知道遊歷的愉快呢。

我到了香港以後，天天沒有事，我就整日價去遊玩。我姊姊的住宅，是在半山鐵崗道上的；由此處可以往大花園去坐坐，或是到

堅道和山頂去閒步。最怕羈勒的我，在這個時期，實在是愉快極了。我也不去記憶那流水似的光陰，已經消逝了有多少。

一天的下午——約是夏歷底二月裏，我在姊姊家書架上拿了一冊小說，正要到大花園去的時候，姊姊叫我道：

「阿影！今天上午你出去以後，家中寄來一封信，是母親寫給我們的。你拿去看了，管教你喜悅！」

我微笑着答應一聲，我在信插中拿了信，就出門到花園去。一路想着我姊姊所說的——「管教你喜悅」一句話，這大約是信中有甚麼使我喜悅的事情麼？且不要管他，光是在數千里外，一旦得着家鄉的音信，那也先叫人歡喜了。

我在常時，凡是接得家中和朋友們的音信，至早須在夜間將睡

的時候看的。我在這一日中，就好像有很快樂的事情，在後面一樣的，所以這日我不得不破例了，因為被姊姊說得太高興了；我就在走進大花園不十餘步的亭子中坐着，抽出信箋來看。信是寫給姊姊的；以前不過道幾句平安話，中有幾句說：

「孩兒底親事，已與袁姓說定了。文定期准在今年十二月間……」

我看到這裏，攔着這封信，呆望着這下面疎林中間透露出來的荷花池噴水機，我漸漸覺悟我姊姊適在所說的一句話。唉！姊姊是知道我性情的，恐我感觸，所以用這話來使我喜悅。我是一個主情的人，但是我未嘗反對過言緣的人；我固然是崇拜歐西式的解放和自由的人，可是我對於舊式的，却另有二種見解：

一：因爲有勢力有財產的青年們，他們爲謀小家庭的幸福，和共同研究種種的學術，那麼，不得不去自由戀愛了。可是我們無產階級者，那就不能隨我個人的自由意志了。所以我這種見解，祇能適用於我個人，或者也可以適用於和我相似的人，是不能普遍的。

二：因爲我相信人生是短促的……否，並沒有短促；倘使一個人能夠活到一百歲二百歲，也是一樣的。在戀愛時期，就我們庸人言之，至多祇有二十年。所以我甯可犧牲我個人些徹底幸福，去謀家庭永久的幸福。

我以上二種見解並非反對言緣的，這其間有長長的關係在。所以我在這時——看信以後，我底心依舊是靜靜地未曾爲着這事而

發感觸；我就信步在大花園中兜了二三個圈子。以後我不知復在那裏樹蔭下坐了一會；以後……我現在祇記得這天回姊姊家中的時間，是較前略早些。」

三

「荏苒光陰，又是六月裏了。姊丈的事業是失敗了；因爲港督奉着英政府的命令，說他這公司是害多利少的便禁止了。我本來也是回來的時候了，我就同姊丈姊姊乘輪回家。當船離香港的時候我雖然還有些戀戀那明媚的山水，但是異鄉雖好，終不如家園親密；我似箭底歸心，也就把些微依戀心掩沒了。」

海上底景象，真是大觀呀！在水天相連的中間，好像是陸沉也似的；祇有我所乘的汽輪，和白鷗在海面上飛着。倘使我變了一隻

白鷗，我一定不知道還有塵俗的世界哩。唉！人還沒有白鷗一樣底幸福呢！人真是悲哀！人是受着造物者的欺騙，教你像海中浪花一樣，來塵世現一現的。可是人們不要再受她第二度的欺騙，在這如浪花的人生裏，去尋那種種煩惱，來消磨這大好底光陰呀。這時候，我是和姊姊姊丈二人在甲板上眺望着。我想到這裏，我就指着西北問姊姊道：

「姊姊！這可是我的故鄉麼？怎麼不見呢？」

姊姊不說什麼，祇有唯唯的答應聲。我一回首見着姊姊，她正望着遠處在凝思，她面上有些憂慮的顏色。這時姊丈說道：

「影如（姊姊名）！你又在想些什麼？不要作無謂底憂慮呀！」我知道姊丈說這話的動機，是恐怕姊姊在感觸這回事業底失敗

呢。但是在我們三人中，都是不以人事底成敗爲得失的。姊姊是個沉靜的人，她對於世事，抱着無可無不可的性格。姊丈是一個樂觀的人，他祇知及時行樂，不知世間上有一切煩惱的。惟有我是頹廢的，有時候雖有些些世途上的感觸，可是種種人事底得失，也是不關心的。我這時也在疑我姊姊是大約同我一樣的想着。唉！我也錯了。我在今日纔明白我姊姊當時所凝思的，是爲着我的婚事呀！聰明的姊姊，她在那時候是已經慮着有今日決裂的一日了：她沉靜的腦筋，好像預先告訴她似的；她曲折的心思，已把我今日親事決裂的現象呈了出來。她不得不凝思，她不得不憂愁。我依稀記得當日姊丈還恐怕姊姊太憂慮了，就和我逗着姊姊看浪花，看遠處的幻雲。姊丈還說些笑話，說他這次回家，第一件可以快心的事，是又可

以狂飲紹酒了——因爲香港的酒不好。姊姊的凝思，果然被他混亂了。她就笑着向我說：

「影！我們這次回家，是人們所不防的，我就和你同去看袁家的小姐好麼？」

我被她這一句，回想及花園中的一句，不覺呆了半截。倘然我現在問姊姊，說我當時是怎麼樣？我姊姊一定說是像木雞一樣的。姊姊這時見我呆着，就接着對我說，

「阿影，你不要失望，或者從絕望中有幸福結合底希望呢。」

唉！姊姊平時聽我的言論，是祇知道我是主張愛情的呀！不知我對於舊式，是有以前二種見解的；她這二句話，不是明明道着今日決裂的事情麼？這個證實，在後面還有我和袁家悔婚的原因一段

；我在此也不多寫了。」

四

「船到了上海，我們又改乘滬甬間常班的商輪，回到故鄉。我一腳踏進了家門，母親是早知道我們回來的，因為我們在起程以前，先寫信來的。鄰居們見我們回來，問問我們在異鄉的起居，和景物花草，以及一切的風俗迷信；末後沒有什麼問了，就指着我向我的姊姊說道：

「你弟弟的姻事，真是天緣呀！怎麼袁家在前五六年間，一次來說不成，二次來說不成，現在却一說就成了，那不是緣分麼？」

「是呀！以前我因為阿影年歲還輕，現在是長大了，並且我求神問讖都說好，所以……」這是母親夾雜着說的。

我聽到這裏，我就匆匆地跑進了內室。我也不曾聽得姊姊底答語，我祇覺得我跑進了內室的時候，她們不約而同的答聲，轟發了出來。在她們底心理，還在疑我是害羞呢。

我以前說我二姊是沉靜的人，可是近來被姊丈樂觀心理濡染久了，便也愛起熱鬧來。在這個時間，又加入二個慣湊熱鬧的滑稽大王：一個是姊丈；一個是三姊卓如，歸寧歇夏來了。她一進門，先問二姊在香港帶來多少好頑的物件；隨後又敘述別後衷腸。她倆足足說了有半天，大約是沒有說了；就高興着去看袁家的女兒。第一次和大姊丈二姊丈同去是不見；她們就在三星期內，陸續去了有四五次，終究是不見；她們倆就鬧起滑稽劇來了。她說：

「……他們不給我們見面，我們要提早婚期了。好在妹婿——」

指三姊丈——也是回來的時候了，我們率性就幹正事好麼？」姊丈等自然都答應了，她們就忙着預備一切婚禮的手續。好在她們說的也不錯，就任她們去鬧罷。第二天，他們把提早婚期的帖子，送到袁家去；那袁家不答應。到了夜靜九時餘的時候，那家主婚的到我家鄰居來說，什麼「荷花女子咧！西瓜……」姊姊口傳給我聽，我着實悶了有三日。推想他們說這話的原因，是有別的意思似的。我想風勢不好，好在以前我祇有煩惱的分兒，又不曾湊着姊姊們熱鬧過；我就在第三日，實行我三十六着走爲上着的計劃，一滑腳逃到了上海；任他們天翻地覆的鬧着，我祇充耳當作不聞罷了。」

五

「我到了上海以後，約摸有二月光景，家中來的信有七八封了

。我因爲其中大約總是煩惱底消息，所以一封也沒有拆看過。後來忍耐不住了，我就拆來看。信是二姊寫給我的，並沒有提及前事，這大約是恐我煩惱罷！祇陸續告訴我說：大姊丈在我走後第二日回家去了；三姊因三姊丈回來了，也接了家去；二姊丈許了友人的聘，到北京去了；還問我有順道來訪我沒有。我看到這裏，知道昔日衆親，一霎時已風流雲散；我在此不覺替姊姊寂寞起來。看到末後一封信，說是：

「弟弟的文定期近了；親友們來的，總是很多的。家中人少，招待不來；最好你接信後，就回鄉一行……」

我因爲還有別的事情，我就又到鄉間去了。

我到家的時候，已是下午了。這日正是文定的日期，親友們都

在，我就和他們周旋了一番。及到傍晚的時間，媒妁回來了，傳來女家的話是：什麼「金簪是折得斷咧；珠簪和珠花的珠子是不依式樣咧……咧……咧……咧……咧……」一大篇煩瑣賬，我這簡單的腦筋，着實有些記不清楚。

過一會，那送禮去的人也回來了；告訴我說：他們在指桑罵槐的叫罵。我聽了只微笑了一聲。我想：一個人縱有禽獸的性質，可是他不要就出來纔好呀！這樣的比禽獸還不如了，還算得人麼？在他是有意尋隙，但是我總原諒他是染了海龍王管門將軍的脾氣了。可是這時候我的母親和姊姊呢？是祇有自悔的分兒，萬萬夠不上和他們做那一齣新探親相罵滑稽悲喜劇底資格呀。

我在這個時間，實在是悲喜參半的。喜的是照現今的情形，我

那買賣式的婚姻，總決裂了啊。但是我又感着世途上的刺激，把以前的思想泯滅了；我就在夜餐酒後，扯着弱弟悲咽了起來。我在這熱淚橫溢的時間，實在是無法支持下去了。我想：人生有什麼價值呀？祇有苦悶和煩惱的人生，那更沒有價值了；還生活下去作什麼呢？這時，我二姊很擔驚，就說我是醉了，扶着我到床上去睡；還湊近我的耳畔說道：

「阿影啊！明白點兒罷，要看下去呢。」

我給她這一說，就驚醒了。是啊！我到要看着將來呢；忍耐一些兒罷！

第二天我清醒了，親友們是都敗興散了。我就和姊姊閒談昨日底事；姊姊對我說：